



海风吹过

如今,站在“湿地之光”高高的栈桥上,我们遥望海天苍苍,滩涂茫茫,群鸟飞翔,渔船归航,打开一个个音盒,聆听鸟儿们的湿地絮语,仿佛自己也变成了快乐的湿地精灵,融进了乡土血脉。

湿地走笔

沿着大河廊道漫步,“以河串景”让我们看得见澄净如练的碧水、望得见麦青菜花黄的沃野,呼吸得到清新甜津的空气,感受得到高速发展的澎湃气息,美丽乡村建设正如大河之水徐徐展开,尽入眼帘。

漫步水上廊道

□顾仁洋

行走在蟒蛇河水上文化生态廊道,此刻,一路新叶萌发,草地如茵,春花烂漫,暖阳正好。掩映在花丛的乡野,坐看大河涛涛,奔涌不息,在光影摇曳间,让人陡生无限感慨,多么美妙的梦里水乡模样呀。

一条大河见证沧海桑田,一条大河见证历史变迁。蟒蛇河拥有悠久的盐运历史,因其形似蟒蛇而得名。它既承担着两岸灌溉、泄洪功能,也曾是盐城人的饮用水源地,是盐城人的母亲河、生命之河。

十四年前,我曾经写过一篇《从蟒蛇河一路追寻到大纵湖》。其中提到了三首诗,采摘了有关蟒蛇河的一些人文。一首是《桃花扇》作者孔尚任300多年前在龙冈镇留下的五律,题目叫《视凤门新河》。“万顷洪荒水,今书入海年。无穷新版筑,有限死金钱。岸草经秋长,商船薄暮连。往来歌禹绩,翻遣泪潸然。”龙冈史称“千家居”“岗门镇”,新河则是蟒蛇河的旧称。这首诗记录了国子监博士孔尚任受命巡视新官河疏浚工程的一段历史,更表达了孔尚任行走在蟒蛇河边强烈的忧患意识。“新河潮涌”曾是“龙冈八景”之一,龙冈张氏东祠19世张权庵曾留下气势如虹的诗句:“潮涌新河亦壮哉,银涛风卷听如雷。凤凰桥上凭高望,仿佛身随万马来。”作者站在古老的木质凤凰桥上,向西眺望,便将蟒蛇河奔腾的万千景象融入字里行间。“平湖秋月”亦是“盐城八景”之一,清人高岑《平湖秋月》诗曰:“扁舟一棹泛秋湖,月色平铺似图画。红蓼花疏波泼雪,白苹叶细露凝酥。一天星斗凉如洗,两岸人烟淡欲无。最是夜深风浪涌,水晶盘里走龙珠”。沿着蟒蛇河廊道溯源西行,聆听千百年来潺潺流水细语,采摘一路奔腾翻卷细浪传说,抵达一脉相承的大纵湖,心静之处,慢慢收集,有多少风景,有多少人文,总让人心灵深处多几分感动。

徜徉在这个以里下河人文为底蕴,以沿河乡村自然生态为特色的蟒蛇河水上文化生态廊道,游历于丛林滩涂、水府梵境、河堤春晓、河畔人家、怡野红星、鹭飞池沟等众多景点之间,总让我想起另一张地图,那是《盐都红色文化地图》。

游览水上文化生态走廊,我们怎能忘记先烈们前赴后继的接续奋斗,换来了今天风景如画的蟒蛇河水上文化生态廊道这块靓丽的绿色生态名片。

迎着和煦的春光,坐拥葱葱绿地,到处是游人们开着房车搭起天幕帐篷,把“家”搬到风景秀丽的河畔,沉醉在蟒蛇河水上文化生态廊道的河光春色里,怡然自得地享受着廊道的生态自然、和谐悠然、岁月安然的美好。

沿着大河廊道漫步,“以河串景”让我们看得见澄净如练的碧水、望得见麦青菜花黄的沃野,呼吸得到清新甜津的空气,感受得到高速发展的澎湃气息,美丽乡村建设正如大河之水徐徐展开,尽入眼帘。

故乡在海边

□夏元祥

故乡在海边,在广袤的滩涂,在蕴绿深处。黄海岸边的故乡,通河达海,依海而生,向海而兴,取名海通。宽阔清亮的射阳河行将入海处,连接着一条弯弯的小河,家就在长满芦苇的河湾。

“盐碱地,白盐花,长盐蒿,泪花花。”这是当年的真实写照。茫茫芦苇滩,一群野惯了的孩子肆意地奔跑。我们提着篮子,撸下一片片青涩的盐蒿,拎回家捧给母亲加工晾晒,做成农家盘中餐。

那时,故乡的味道是青涩的、咸咸的,冽冽交织。故乡衍生的方向,属淤长型滩涂,温暖而湿润,大面积生长的芦苇可制作苇席、苇篮等诸多生活用品,远近畅销,成了家乡的特产。而守护这些芦苇的正是一群“押滩人”,黑山叔就是其中一位。

他是我的邻居,当年30多岁,身材高大魁梧,四方脸黑得像滩上的淤泥,身上总有一股海腥味,每次看到我就喜欢抱起我,用生硬的胡碴扎我,然后塞给我几颗糖果。每年深秋时节,一望无际的芦苇滩由青转黄的当口,黑山叔就会去“押滩”,也经常带上我。

“押滩”的生活是孤独寂寞的,但也有和大自然相处的乐趣。

等到芦花转白,密密匝匝的芦苇就成了鸟儿们栖息的乐园。成群野鸭、白头鹤、黑嘴鸥会用脚尖和扑楞楞的羽翼在平静的水洼划出一串串“惊叹号”,幼时的我便会静静地趴在芦苇丛中,屏住呼吸,偷窥“毛脚蟹”偶从洞中爬出,睁大眼睛站直了张望。苇草曼舞的林里,它们昂首挺胸自由行走。抬头仰望天穹,唯有清瘦的白云驮着那片动人的蓝尽情游弋。

冬季来临,芦苇滩会迎来些许不速之客,多为心怀不轨的盗猎者。其时,穿着黄大衣,戴着红袖章的黑山叔就会在芦苇滩入口处不停地巡查。入夜,他会提着长长的手电筒,有时还会背上小小的我,在苇区穿行,手电筒的光穿透夜幕,显得格外明亮。遇到鬼鬼祟祟试图进入的不速之客,他随即声如洪钟,一声断喝:芦苇滩重地,闲人免进!他岿然不动屹立在风中,肩背是那样宽厚而温暖,像座铁塔矗立在滩涂,目光如炬。

芦苇滩地,寒冷潮湿。常年生活在这里,容易患上风湿,黑山叔也不例外,无数个深夜,他都疼得睡不着觉,披衣而坐,难以入眠。现在回想,那时的黑山叔就是一名坚定的环保卫士,无怨无悔守护着家乡那抹绿。

年复一年,故乡不停地向海生长,滩涂每天都有新变化,纵横的河流,哇哇的绿地。盐花褪去,棉花盛开,秋日白茫茫的棉海与滔滔黄海遥相呼应,沿着海堤,由耐盐防风树种组成的绿色防护网莽莽苍苍,为家乡筑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曾经寂寞的滩涂,从未这样喧嚣、繁忙。走进那片滩涂湿地,牛拉人推的沼泽地上,而今硬是踏出了一条向海进发的路。射阳港码头那长长的导堤,经过几代人的建设,像巨人的臂膀护佑起一方深水港湾。港区内,塔吊林立,货轮鸣笛,人声鼎沸。

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沿海滩涂万亩蟹苗池成框连片,阳光下熠熠生辉;大风车的叶片转动着时代的韵律,绿色发电为茫茫滩涂注入新动能……

曾经有成片的芦苇,现在依然有成群的灰鹤、白鹭等各种鸟儿栖息。如今,站在“湿地之光”高高的栈桥上,我们遥望海天苍苍,滩涂茫茫,群鸟飞翔,渔轮归航,打开一个个音盒,聆听鸟儿们的湿地絮语,仿佛自己也变成了快乐的湿地精灵,融进了乡土血脉。

这个洒满阳光的早晨,我立于河岸,看河心绿波荡漾,一浪一浪,微微的。扑面而来的清新的风,湿湿的旷野与诗意的远方。

天空白云在飘动,大地故乡在绿中行走。

这时,我又想起了黑山叔。

一路走来

古柏阅尽千年沧桑。任凭世事变幻,始终扎根大地,在笑看庭前花开花落中慢煮岁月时光,在仰望天上云卷云舒时从容应对风雨,才有了当下不朽的风骨。

古柏情缘

□王永奇

夏至时节回到海陵,陪同妈妈踏访故地。为了找寻旧迹,我搀扶着妈妈沿着海陵南路向北漫步。刚过南水门遗址,妈妈就指着前方“快望,老柏树”,说着就脱开我的手,兴冲冲地直奔古柏而去。

古柏位于海陵南路西侧、中市河东岸,遥望的视野和近观的视角都极好。远望,十余米高的古柏瘦骨嶙峋、龙形鹤姿,屹立于暮春桥畔;近观,垂向东北方向的树冠与飘向西南方向的舍利枝共生平衡,苍老中空的树干与苍翠茂密的枝叶交相映衬,别有一番枯荣对照的意趣;细看,树冠枝叶间生出的浆果似密集的翠珠,已长成“爬爬凳”的雏形,传递着古柏生机盎然的信息;斜睨,西北方向一步开外,生长着一株一米来高的旺盛小柏,昭示着古柏的生生不息。

观赏着古柏的雄姿,抚摸着苍劲的树干,如同老友久别重逢,妈妈激动,我也兴奋,与古柏情缘的点点滴滴浮现在眼前。

初识古柏是在儿时。古柏位于手套厂的院子里,与城南街道办事处毗邻。那时街道办事处组织居民用麦秸秆手工编织草片,每到集中收草片的日子,居民们车拉肩挑,早早地在海陵路上排起数百米长龙。我跟着妈妈缓缓前行,时间久了便不耐烦,这时妈妈就会说:“看,那是老柏树的顶,再排半小时就到了。”安定片刻后我又烦躁,妈妈安抚道:“看到老柏树的腰了,还有十分钟就能到。”我踮起脚尖真的看到了老柏树,心神安定下来。懵懂中,古柏是安慰,是希望。

熟悉古柏是在1976年。海陵组织全民抗震救灾,妈妈被派遣到急救中心工作,中心的几间棚子搭在街道办事处马路对面的空地上。我跟随妈妈吃住在棚子里,与古柏成了朝夕相处的邻居。记得有一次老师布置作业:用“像”造句,我马上想起了古柏,写道:“手套厂院内有一棵佝偻的老柏树,老柏树下经常坐着一位驼背的老伯,祝愿老伯像老柏一样长寿。”老师打了五角星,还写下了“形象生动”的批语。

爱上古柏是在高中。我读高中时,语文课讲到《病梅馆记》时,我想,稀奇古怪的古柏算不算病柏呢?请教老师方知:古柏是一棵桧柏,树形纯属天成。据说树龄已近千年,算得上是海陵的珍稀“活宝”了。由此,我对古柏肃然起敬,上学放学都选择海陵南路东侧的人行道行走,以便向马路对面的古柏行注目礼。

想念古柏是在军营。1980年底,我应征入伍,到街道办事处参加欢送会时,特意请爸爸借来单位的照相机,与一同入伍的发小提前到场,穿着尚未缀钉帽徽、领章的军装,分别与古柏、银杏合影留念。巧合的是,我一进入军营就发现团部办公大楼两侧也有两棵桧柏,虽不那么古朴但分外高大雄奇。每当看到他们,我便会默默挂念:家乡的古柏,现在还好吗?军营生活是艰苦的,军人的成长过程也是曲折的,每当经历考验时,支撑我的除了理想信念、亲情友爱,还有古柏坚韧不拔的精神。

古柏阅尽千年沧桑。任凭世事变幻,始终扎根大地,在笑看庭前花开花落中慢煮岁月时光,在仰望天上云卷云舒时从容应对风雨,才有了当下不朽的风骨。

望着古柏前方“江苏省一级保护古树名木”的勒石,妈妈感叹“见到古柏,不虚此行”。说着就取出相机和老照片,指挥我比照当年的位置和姿势与古柏合影。“抬头,挺胸……”妈妈喊着口令,笑靥如花,我也油然升腾起“戎马半生,归来仍是少年”的豪情。

